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400后卷

王小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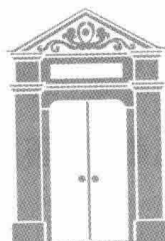
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王小鹰◎著

王小鹰自选集 懒画眉

王小鹰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40后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致敬文学 王小鹰 著

王小鹰自选集

懒画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小鹰自选集：懒画眉 / 王小鹰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0.1

（上海文学名家文库. 40后卷）

ISBN 978-7-5500-3563-8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4744号

王小鹰自选集：懒画眉

WANG XIAOYING ZIXUANJI: LANHUAMEI

王小鹰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责任编辑	郝玮刚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1.5
版 次	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3563-8
定 价	33.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417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1	懒画眉
58	青玉案
109	枉凝眉
141	雾重重
156	何处无芳草

懒画眉

1

母亲在朱蓓蕾少女时就叮嘱过她：“女孩子要紧的，万不能一点小事体就窝在心里头作梗发酵，那样面孔上就会长雀斑，黑籽麻饼一样，五官再端正也不好看了。”

朱蓓蕾长得眉清目秀，加之皮肤又白，打小起就是弄堂里出名的美人胚子。也是因为长得好，被众人宠成了重不得轻不得的小姐脾气，常因一丁点事不顺心，便怄气，不吃不喝抹眼泪。母亲就拿长雀斑的话来吓她，好让她改改她的小肚鸡肠。

这一日，朱蓓蕾下了夜班，到医院集体宿舍的淋浴房冲了个澡。对着水汽氤氲的镜子涂抹护肤霜时，忽然发现自己下眼窝黑沉沉的两摊齃齃，怎么搓也搓不去。慌忙抽了两张纸巾抹干镜面上的水雾，凑近了再看，吓了一跳：竟是密匝匝细小的雀斑集簇成的色素沉淀。两只巴掌倒了许多美白爽肤水在眼睑下拍打了一阵，又涂上一层美白精华霜，再挑了一大坨美宝莲BB霜遮盖上去，那两团色素才隐淡了。做完这一切，朱蓓蕾不由得长叹一声，近来，被那桩事体纠缠得寝食不安，面孔上不长雀斑才怪呢！



朱蓓蕾医专护理专业毕业直接就分到市中心一座著名的三甲医院当护士。朱蓓蕾的老公原是总工会的一名科级干部，年前调任总工会下属职工疗养院总经理。他们俩的独养女儿已上中学，长得跟朱蓓蕾年轻时一般乖巧可爱。他们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人家，却温饱有余，家庭和睦，小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顺顺当当，朱蓓蕾还会因什么事体寝食不安呢？

这桩事体朱蓓蕾自己都觉得说不出口，又怕人笑话，又怕人眼红，便闷在肚子里，开始连老公都不告诉，独自绞尽脑汁想对策。

2

朱蓓蕾搭乘地铁回家，进小区已是早上八点钟光景了。不断有匆匆上班去的邻居跟她打招呼，她只哼哼哈哈敷衍着。

朱蓓蕾的家在近郊一座新兴的小区里，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政府动迁时搬过来的。才来时，周围一片荒芜，什么店家都没有，买棵葱也要乘几站公共汽车。只十多年工夫，却已是高楼林立，商铺比肩，俨然繁华闹市了。

四层楼的两居室，南北通透的客厅，厨房卫生再加向南的大阳台，朱蓓蕾对自己的家十分满意而珍爱。医院的护理工作要日夜倒班，再忙再累，她总把家收拾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打蜡地板锃亮可鉴。她也效仿时尚，凡来客，必在门厅里脱鞋换拖鞋。早些年，父母健在时，蓓蕾接双亲来新居小住，偏就父亲不肯脱掉脚上换了几次掌底的旧皮鞋。蓓蕾拗不过他，只好拿了两只塑料袋套在他皮鞋外面，气得父亲当下就走，再不肯上她家来了。后来母亲告诉她父亲脚上的袜子不是露脚趾就是裂后跟，他怕难为情，才不肯脱鞋。父母亲节省了一辈子，轮到好享儿女福了，却又相继去世。想到这些，朱蓓蕾心中会泛起淡淡的伤感。

朱蓓蕾到了家门口，不掀门铃，掏出钥匙开门。她晓得这种时候家中不会有人。女儿上高二，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学校每天早上七点半就要早

自习了。老公的职工疗养院位于青浦淀山湖边上，一个月只有一次休假。有时候要接待团体会议之类的重要任务，便连续几个月不能回家了。

朱蓓蕾进屋先去厨房看看，不出所料，灶头水池中杯盘狼藉；又转去女儿的小房间，果然也是凌乱不堪，被褥团成一堆，衣裳东一件西一件耷拉着。朱蓓蕾苦笑着摇摇头。如今的青春小少女走到外面穿着都光鲜亮丽，在家里却都是父母的小宠物，手从来不碰擦布扫帚，连闺房也不晓得打理。朱蓓蕾虽是埋怨着女儿的懒，却仍旧心甘情愿地帮女儿收拾残局。日日都是这样，朱蓓蕾早就认命了，并且还能为有个女儿让她操操心而感到充实。

朱蓓蕾轻车熟道手脚爽快地收拾整齐了厨房和女儿的闺房，又用干拖把团团圈圈抹了一遍地，前后左右巡视了一圈，整个家在早晨透明的日光中洁净而冷清。接下来应该为自己做点早餐吧？她从冰箱里掏出了隔夜的冷饭还有酱瓜腐乳皮蛋，嗅了嗅又将它们塞回冰箱了。胸口里面堵满了东西，一点胃口都没有。接下来做什么呢？当然应该睡觉去，今晚上还要上一个夜班呢。于是折回自己房间，掀去床罩，一屁股坐在床沿上。脑袋却清晰得像一件色彩明丽的粉彩瓷器，哪有丝毫睡意？

那只黄地粉彩福寿纹茶壶，父亲一直双手捧着，把玩着，时不时凑着那黄腊腊鸭脖似的壶嘴美滋滋地吮一口茶，这是父亲晚年的常态，踱方步、晒太阳、看电视，甚至打瞌充（上海方言，打瞌睡），壶都不离身。

那壶，明黄底色，一侧画着三颗水红粉白的寿桃，衬在葱翠嫩绿的桃叶中；另一侧画着两只褐红的蝙蝠，振翅欲飞的样子。这一掬满满的色彩斑斓，映着父亲灰脱脱的衣襟，愈发地夺人眼球。

近来，这把壶总是在朱蓓蕾眼前晃来晃去，浓艳绚丽的色彩搅得她心神缭乱。原来，就是父亲这把茶壶纠缠得她寝食不安啊！



3

父亲是老胃病了，最终被确诊是恶毛病时，坏细胞已经转移到其他器官，医生也无力回天，父亲在病床上挣扎了三个多月就撒手人世了。

父亲是个很吃硬的人，总是不想打扰小辈。家人看他每每把那把漂亮的粉彩壶压在胸口，还当是他珍爱那壶呢。后来才晓得他是借那把壶里的热气缓解胃的疼痛。有一次他力气用得太大了，壶把手都拗断了。是母亲用块白胶布把那截断了的把手粘了上去。

父亲去世后，母亲终日郁郁寡欢，将父亲留下的这把断臂粉彩壶宝贝似的护在怀里，面孔在壶身上蹭啊蹭啊，蹭得那三颗寿桃沾了雨露般鲜活，两只蝙蝠在月色朦胧中苏醒过来似的。

朱蓓蕾关照母亲，不好用父亲这只壶喝水的，父亲生的是恶毛病，当心有病毒，要传染的。母亲哪里肯听她的？偏偏要用父亲的壶喝水。两年后，母亲终于如愿以偿到天堂与父亲团聚去了。

朱蓓蕾的哥哥从西安交大毕业后就留在当地工作，并在那里成了家。待母亲去世，朱家老屋就没人住了。老屋位于八仙桥附近一条老式里弄里，是一座三开间石库门住宅二楼的东厢房，虽只有十五六个平方米大，却十分敞亮，向南一长排木樵窗、花格、木枢纽。房子已十分陈旧，地板墙壁都已皴裂，厨房卫生又是上下几户人家公用，十分不方便。朱蓓蕾却对它很有感情，因为她是在这间东厢房里长大成人的，直到结婚才离开它。每到休息日，朱蓓蕾便会换乘两部公交车去老屋扫洒一番，推开木格窗通风，听那木枢纽吱吱喽喽地哼吟着，那是她儿时听惯了的催眠曲。

不久，父母的老屋也轮到动迁了，据说是香港一家财大气粗的企业要在这块黄金地盘上打造一座集商业与娱乐为一体的新天地。弄堂里有些人哪里肯爽爽气气跟动迁组签合同？趁机谈斤头，要求多分房或者多分钱。朱蓓蕾的哥哥在电话里关照她，不要学那些小市民分斤劈两的腔调，

政府是有政策的，不会让老百姓吃亏的。哥哥是西安一所设计院里的高级工程师，大小也是个部门负责人了。哥哥还说，动迁得的钱他一铢不要，全留着，给外甥女儿以后出国留学用。这让朱蓓蕾感动得哽咽住了，一个“谢”字都吐不出来。哥哥比朱蓓蕾年长了十多岁，哥哥的儿子是去年考取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而且还获取了奖学金。朱蓓蕾便常常以此来勉励自己的女儿要努力学习。朱蓓蕾从小崇拜哥哥，十分听哥哥的话。于是，朱蓓蕾成了弄堂里头一个跟动迁组签约的居民。

虽说父母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留下来，朱蓓蕾整理老屋也花了她三四个休假日。卖的卖，丢的丢，让她看得上眼值得留用的家什没有几件。父亲没发病前喜好养花弄草，顶楼公用的晒台一角，有父亲侍弄的十多盆花草，都是些贱养易长的寻常草木，蔷薇啦，杜鹃啦，凤仙啦，还有一棵铁树，不理不睬也日长夜大的。楼里的邻居到晒台来晾衣物，有人有时会夸赞几句父亲养花养得旺，是有福之人，父亲便孩子般地开怀大笑。父亲病倒之后，无人管理这些花草了，便陆续地枯萎下来。晒衣服的邻居都嫌这些空花盆碍事，便将它们七歪八斜地掇在墙角。看见朱蓓蕾来清理老屋，便对她说，“蓓蓓啊，这些花盆你最好也处理掉，你们那边新公房总归有独用的晒台的，拿过去种种花种种草还能派上用场。”朱蓓蕾寻思，自家的阳台已经用塑钢窗封死，做了老公的书房，将这些花盆五斤哼六斤地拎回去也没用，又没地方堆，便找出一只旧纸箱，将花盆掇进去。看看还有空处，厨房里有一些油腻嘎叽的锅碗瓢勺，她也不想要了，便一把塞进纸箱，其中就包括父亲的那把明黄底粉彩福寿纹茶壶。

在处理这把壶时她稍有些犹豫，毕竟是父亲的心爱物。可是，当她从碗橱的角落里摸出那把壶时，不禁皱了皱鼻子。那壶因经久没人使用，壶身上蒙了层乌亮的油腻，壶嘴望进去黑洞洞的，厚厚的茶垢上长出一簇簇的绿毛，散发出一股霉味。壶把上的胶布早已脱落，那截残肢也不知去向。这么把破壶，再保存着有什么意思？说不定还会把病菌带进自己整洁



干净的家。这么一转念，她便决定舍弃它，随手攒进旧纸箱里了。

朱蓓蕾拎起纸箱一角试试，还蛮沉的。她正犯愁，如何将这一纸箱盆盆罐罐的送到弄堂口的垃圾箱去呢？但听得楼板极力搁落响了一通，有人上晒台来了。朱蓓蕾便候着，若是熟悉的邻居，正好相帮她把纸箱抬下去。

声音比人先到：“蓓蓓，你还没走啊？这一会马路已经堵得要命了呢。”

朱蓓蕾一见来人便喜了，道：“唐老师你来得正好，帮我把这箱垃圾抬下去好吧？”

唐老师高挑个头却精瘦干瘪，一件灰兰对襟羊绒衫套在她身上，像吊在衣架上似的。窄窄的面孔上架着一付无框深度近视眼镜，看上去像是朱蓓蕾长一辈的人，其实只比朱蓓蕾大不了几岁，跟朱蓓蕾是从小一起踢毽子造房子玩大的闺密。唐老师大名叫唐亚娟，师专毕业后在一所初级中学当数学老师，弄堂里许多人家的小孩请她补过课，所以大家都喊她唐老师。朱蓓蕾少小时候称她亚娟姐，后来自己女儿上学了，自然也要请唐老师补课，便随众人改口喊她唐老师了。

唐老师探头朝纸箱望望，又伸手倾零啾唧翻拨了一下，中指推推眼镜，道：“这么好的花盆你要丢掉啊？”

朱蓓蕾道：“我们家没地方种花，往哪儿放呢？”

唐老师便道：“你丢给我好了，这回我分到一套底层的房子，前头有块豆腐干大小的天井，正好派上用场。”唐老师住在这座石库门的三层阁里，也是她父母的房子。唐老师近三十岁才谈婚论嫁，男方家也逼仄，没有多余的房间让他们结婚。唐老师的父母便双双去了养老院，让出三层阁给女儿做婚房。唐老师这回也是头一批就跟动迁组签约的户头，这些年她吊在三层阁里吊怕了，就想接接地气，所以选了大多数人家不愿意要的底层房屋。

朱蓓蕾双手合十，笑道：“物尽其用，太好了，要不我们把那几个破锅子拎下去摔摔掉？”

唐老师道：“放着放着，你就不用操心了。隔日我把好派用场的盆挑出来，不要的东西叫我们家老孟去摔。”唐老师的丈夫姓孟，成天喜欢“之乎者也”地显摆他肚子里的墨水，于是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孟夫子”了。唐老师又道：“帮我把被单收收，就在我们家吃了晚饭再走，正好避开马路上车辆的高峰。巧了，我煲了一锅老鸭汤，是你爱吃的。”

朱蓓蕾忙道：“不了不了，巧巧今天在家，等着我给她做晚饭呢。”

唐老师一边收被单，一边问道：“巧巧这学期年级统考多少名啊？”

朱蓓蕾帮着叠被单，道：“这学期名次上去了，进了一百名以内了。亏了你帮她补的数学，拉了不少分。”

唐老师道：“巧巧脑子还是活络的，不像有的小孩子，讲上去像石头丢在烂泥墙上，回音也没有一个。”

她们俩边说边走出晒台，一个要上三层阁，一个要下楼了。唐老师一脚踏在楼板上，回头道：“巧巧是马上要中考了吧？抽个空我再帮她理一理初中代数几何，考上高中是没问题的，再努力一把，说不定能拼进重点。”

朱蓓蕾已下了一级楼梯，仰头道：“唐老师，我家巧巧的中考我就拜托你了。”又下了一级楼梯，忽想起什么，侧转身子道：“唐老师，那纸箱里还有一只断臂茶壶，是我爹爹用过的。当喷壶浇浇花还可以，万不可入嘴，怕有病菌。”

唐老师应道：“是朱伯伯常用的那只粉彩壶吗？我见过，蛮漂亮的，待我看了以后再说……”声音未落地，人已不见了。

后来，朱蓓蕾千百遍地回想那一刻的情景，百思不得其解，当时自己的脑筋是不是出了毛病？为什么要特为提醒唐老师有这只壶的存在呢？日后想起，朱蓓蕾每每懊悔得恨不得掬自己耳光。

准确地说，朱蓓蕾近来的烦恼是因偶尔看了一档电视节目引起的，这



档节目就是中央电视台热播的《百家讲坛》。

朱蓓蕾平素从来不看这档节目。护士工作很辛苦，要翻三班，下班回家除了必要的家务，就是抓紧时间睡觉，连社会上很热门的电视连续剧她也没劲头看了。

那一日恰巧老公休假回来，朱蓓蕾下了夜班，稍微在床上眯了一会，便起来洗切煎炒，弄得满屋子醉人的香味。老公一个月才休假一次，朱蓓蕾尽心尽力翻着花样为他做好吃的小菜。油面筋塞肉炖白菜，芹菜丝炒鱿鱼，萝卜丝红烧带鱼，葱油芋艿，外加一碗小排山药汤，一只只菜碟端上来，都是老公爱吃的小菜。女儿上学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朱蓓蕾特为温了一小壶绍兴女儿红，跟老公对斟对酌，你谦我一筷，我添你一勺，恩恩爱爱，叙叙家常，这就是朱蓓蕾的幸福时光。

老公姓乔，弄堂里的人先是背地里称他为“朱家贵婿乔老爷”，因从前有部著名的喜剧电影就叫《乔老爷上轿》。后来大家叫得顺了，当面也叫他乔老爷，连妻子和女儿有时也戏谑他乔老爷了。

乔老爷有滋有味喝了两盅女儿红，看看时钟已近一点，忙放下筷，将电视机打开了，说是《百家讲坛》节目开始了，他是一集也不肯落下的。乔老爷大学上的是历史系，虽则后来到机关工作，但对历史文化还是情有独钟。朱蓓蕾因老公难得回家，万事都顺着他，便陪他一起观看。

朱蓓蕾记得，那天坐在百家讲坛上的是一位长脸小眼睛的中年男士，老公告诉她，此人姓马名未都，可是位了不得的草莽英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芸芸众生对古代艺术品还浑浑噩噩弃若敝屣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收藏这些宝物了。如今，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并且著书讲学，传播中华文明。

马未都先生用通俗有趣的历史故事讲解中国古代瓷器的发展历史，乔老爷一边听一边还做笔记。朱蓓蕾却似懂非懂，因欠睡，还不停地打哈欠……忽然，眼门前锦绣一片，把她给唤醒了——原来电视荧屏上出现了

一只漂亮的橄榄形瓷瓶，瓶肚上一只遒劲曲折的桃枝上颤颤巍巍悬垂着数颗蜜黄水红的熟桃，皮下的蜜汁似乎要迸淌出来。

朱蓓蕾心底一动，这幅图案似曾相识，入目为何那般亲切熨帖？待瓷瓶徐徐转至侧面，赫然见一只绛红的蝙蝠。朱蓓蕾弹簧般从沙发上蹦起来，手指戳着电视屏幕，叫道：“它它……它！”

乔老爷急道：“它什么呀，别挡住我好吧？”

朱蓓蕾也急了，跺下脚，道：“它跟我爹爹那把茶壶上的花纹一模一样，只多了几只桃子呢！”

乔老爷笑道：“中国画里一样的图案是很多的嘛，特别画到瓷瓶上，一般都会模仿来模仿去的。你坐下，听马老师讲下去呀。”

朱蓓蕾激动不安地坐回沙发，紧张地盯着荧屏，那位被老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马老师微微含笑吐出一句话：“……2002年中国古董艺术品春季拍卖会的最大新闻，就是香港苏富比拍卖的这只粉彩福寿纹橄榄瓶，成交价是4150万港币……”

犹如一支利箭嗖地射入她的耳膜，脑袋轰地就炸开了。不晓得多少时候，也许好几分钟，也许仅仅几秒，朱蓓蕾是没有知觉的，待她回转神来，心口就突突突地跳得厉害。她不露声色入定般呆坐着，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久违了的父亲那只断了臂的茶壶，如同盛暑当午的太阳呆呆地悬在她头顶上，她闷闷地问自己：这只瓶卖了4150万元港币，爹爹的壶图案跟它一模一样，不过少了几只桃，个头略小了一些，一千万港币总归值得吧？一千万港币啊！

电视屏幕上，马先生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跟观众们道声再见，乔老爷意犹未尽地叹道：“马老师真是有学问，见识广啊。”又道：“可惜我在单位没时间看全这档节目，听讲马老师出了书，去当当网搜搜看，买本书回来学习学习。”

朱蓓蕾突然道：“刚才马老师说了吗？那只带桃子的瓶是谁买走的？”



乔老爷想想道：“好像说是一个企业家买下的，否则谁有这么大的力道？后来他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对了，有空的话带巧巧去博物馆参观参观，增加增长知识。”

朱蓓蕾忽地又没了声息，她很想把心里面嗖嗖冒出来的懊丧悔恨和蠢蠢欲动的企望咕噜噜吐给老公听，可是她终于没张口。她生怕老公耻笑她没文化，有眼不识宝物。

乔老爷赔笑脸道：“老婆，你晚上还要值夜班，我们不如现在抓紧时间睡一会，巧巧五点钟之前不会回来的吧？”

朱蓓蕾体会得到老公的心思，夫妻俩要个把月才小聚两日，老公自然是想跟自己亲热亲热。便依着他，宽衣解带，钻进被窝。

乔老爷百般温存，要在往日，朱蓓蕾早就化成一滩水了。可这一日她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只是由着他，敷衍了事而已。她的脑子却一刻都没有息停过，数年前，在父母家的晒台上发生的那一幕，轰然击穿岁月的尘埃，纤毫毕露地横亘在她眼门前，就像戴着眼镜看惊悚的3D电影一般。当年那个傻大姐似的朱蓓蕾，无知地将父亲留下的宝物当垃圾丢进了废纸箱，慷慨大度地送给了唐老师，还特地关照着，不要用那把壶喝水噢，当心有病菌……唐老师是怎么应答的呢？对了，她胸有成竹道：“是朱伯伯常用的那只粉彩壶吗？待我看了以后再说！”要命的是，唐老师那时候就晓得那壶是粉彩瓷了。朱蓓蕾却是今日听了马先生的讲座，方才知晓粉彩瓷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它是唯一能够挑战霸主青花瓷的强劲对手啊！她要早晓得，打死也不会丢掉那只壶的，哪怕上面沾满病菌！

乔老爷完事后便酣然入睡了。做护士工作的女人大都有洁癖，平素，房事完，朱蓓蕾一定要里外清洗一番才肯入睡，此刻她破天荒一动不动地躺着，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她看到的是父亲捧在手中的那一掬色彩斑斓！

朱蓓蕾琢磨着唐老师说最后那句话背后的涵义，愈想愈是焦躁不安。唐老师是数学老师，脑筋不要太活络噢，她的老公，那位道貌岸然的孟夫

子，下海办公司前是工艺美术工场的销售员。他们夫妻俩才不会像自己这般愚昧呢。他们肯定一眼就看出那个壶的价值了，孟夫子有销售渠道，说不定已经将壶变卖了呢！

这么一想，朱蓓蕾的心痛得丝丝吸冷气，白痴！弱智！二百五！朱蓓蕾搜寻最恶毒的词汇骂自己，还狠狠地掐自己的大腿，掐得乌青块都出来了。可是，再严酷地惩罚自己又有什么用？不成自己就这么成天被无尽的悔恨折磨着，憋憋屈屈地打发日子。

“不！”朱蓓蕾从心底迸发出的声音，很响，惊动了梦中的老公。乔老爷呼地仄起身子，问道：“老婆你怎么啦？”

朱蓓蕾作出懵然无知的口吻，嗔道：“你做梦做到什么啦？一惊一乍的！”

乔老爷嘿嘿一笑，扑通又仰倒了。

朱蓓蕾痛定思痛，将近几年自己与唐老师交往的过程有条不紊地分析了一番，慢慢的，心便平复下来。她和唐亚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姐妹，相处密切而又默契。说实在，她不相信唐亚娟真得了自己那么大的好处会一声不吭？真会在言谈举止中掩藏得密云不雨？回想起来，唐亚娟近两年一直在抱怨自己的房间太小。当初她的三层阁换了底层一室户的动迁房，他们夫妻结婚多年没有生养，夫妻两人住住也还过得去。后来要她补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如果多一间房间，或者有个客厅，她就可以在家里开小班，又可多收学生，又省了租教室的费用。唐亚娟也动过换房子的脑筋，她辅导学生积下一笔钱。可她家的孟夫子辞职下海开公司，要有启动资金，结果将她的积蓄全部投了进去，却血本无归，唐亚娟就是为了这桩事情跟孟夫子吵得差点离婚。朱蓓蕾心想，如果唐亚娟已将那壶变卖，赚了大钱，她早就可以换大房子，也不会跟孟夫子吵得不可开交了。如此看来，唐亚娟还没有把壶卖掉，也许，他们并没有识透粉彩瓷壶的价值连城？也许，她真就用它做了浇花的水壶？也许，他们还在等候识货的买



家？也许，那只壶早已被他们丢弃在哪个犄角旮旯里了？这种种“也许”都有可能发生，唯有问过唐亚娟才能知晓真相！

这么一想，朱蓓蕾躺不住了，一掀被子坐了起来。乔老爷哼哼地问道：“几点了？巧巧回来了吗？”

朱蓓蕾道：“你再睡会，巧巧回来了我喊你。”将被子替他塞严实了，自己迅速穿上衣裤，跑到客堂间，拨起话筒，滴滴滴滴摁了几个数字，忽又停住，啪，摔下话筒！

朱蓓蕾呀朱蓓蕾，再不可冒冒失失做蠢大了。你怎么开口跟唐亚娟提那只壶的事？当初又不是人家强讨强要的，事情又过去了好几个年头，突然要问人家讨还，会不会反而引起唐亚娟的猜疑？唐亚娟可不是弄堂里只晓得跟菜贩子为一毛两毛铜钿纠缠不休的婆婆妈妈，她是数学老师，脑袋比不上一台计算机嘛，总可当得一把算盘吧？她若意识到那把粉彩壶的价值，哪里还肯爽爽气气将壶还给自己？必定要想出个万全之策，既可表明自己的意图，又不能让对方起疑心啊！

朱蓓蕾在电话机旁苦思冥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好主意，直到巧巧下学回家，老公胡乱套了件T恤衫，就跟女儿头挨头坐在电脑桌前打游戏了。平素朱蓓蕾是严禁巧巧玩电游的，老公回来休假，便开放了。朱蓓蕾暗自叹口气，起身洗菜做晚饭。

5

朱蓓蕾设想了多种方案去向唐亚娟要回那只壶，譬如，装作讨教养花草的经验去唐家，要作出很无心的模样随意道：“哦哟，这只壶浇浇花倒蛮方便的，我拿回去用喽！”可是，万一唐亚娟没有用这壶浇花呢？又譬如，买一串大闸蟹拿到唐亚娟家，只称是老公从青浦度假村带回来的，巧巧她们小少女嫌烦，不爱吃，自己一个人吃不了，要跟唐亚娟夫妇共享美味。然后就有理由进唐家厨房察看究竟，借机要回那只壶。可是，万一唐

亚娟没有把壶放在厨房里呢？岂不是枉费了那么多钱买螃蟹！

朱蓓蕾为此事纠缠得寝食不安，下眼窝处都冒出了一片雀斑，却仍没想出几句自然妥帖又万无一失的言词来。这日又轮到她上夜班，早上，下了班回家，按理是该定定心心睡上一觉的，却哪里定得下心来？坐在床沿上发了一会呆，却听得电话铃声“得啦啦……得啦啦……”叫救命似的响起，朱蓓蕾悚然跳起，抓起话筒就叫出声：“是唐老师吗？”她如今已似惊弓之鸟般了！

“蓓蓓，你心里只有个唐老师对吧？不过，你可不能霸占唐老师哦。你家巧巧明年要考大学，我们阿龙也要升高中了呢！”话筒中爆出的声音括辣松脆，像撒了一地的铜钱，随即又飞出一串哗哗哗的笑声，下了场倾盆急雨一般。

朱蓓蕾自然听出来了，没好气道：“金娣，痴头怪脑的！谁敢跟你抢唐老师啦？再说唐老师已经教不了我们巧巧高中的数学了。你呀，把个唐老师当作城隍菩萨般供着，关键还是要小孩子学得进才好呢。”

金娣又哗哗哗地笑起来：“我们阿龙哪有你们巧巧聪明呀？不过唐老师可不是尊慈眉善目的菩萨，我们阿龙回来讲，唐老师上起课来像城隍庙里的四大金刚，凶神恶煞，小孩子都怕她。”

朱蓓蕾心里面哼了声，当了面把唐亚娟捧成王母娘娘一般，背后头就这般损她呀？嘴上道：“当老师是要凶点好，都像爹娘般宠，小孩子哪里肯听她？”

金娣忙道：“我是讲唐老师好嘛，所以才把我们阿龙托给她呀！好了好了，言归正传，下午碰头，你把你们巧巧高一时的课本带过来好吧？我让阿龙先读起来。”

朱蓓蕾狐疑道：“下午碰什么头？”

金娣喉咙哇地响起来：“朱蓓蕾，你脑瘫啦？今天是什么日子？上半年的聚会你也没有来，你是想跟我们绝交啊？”